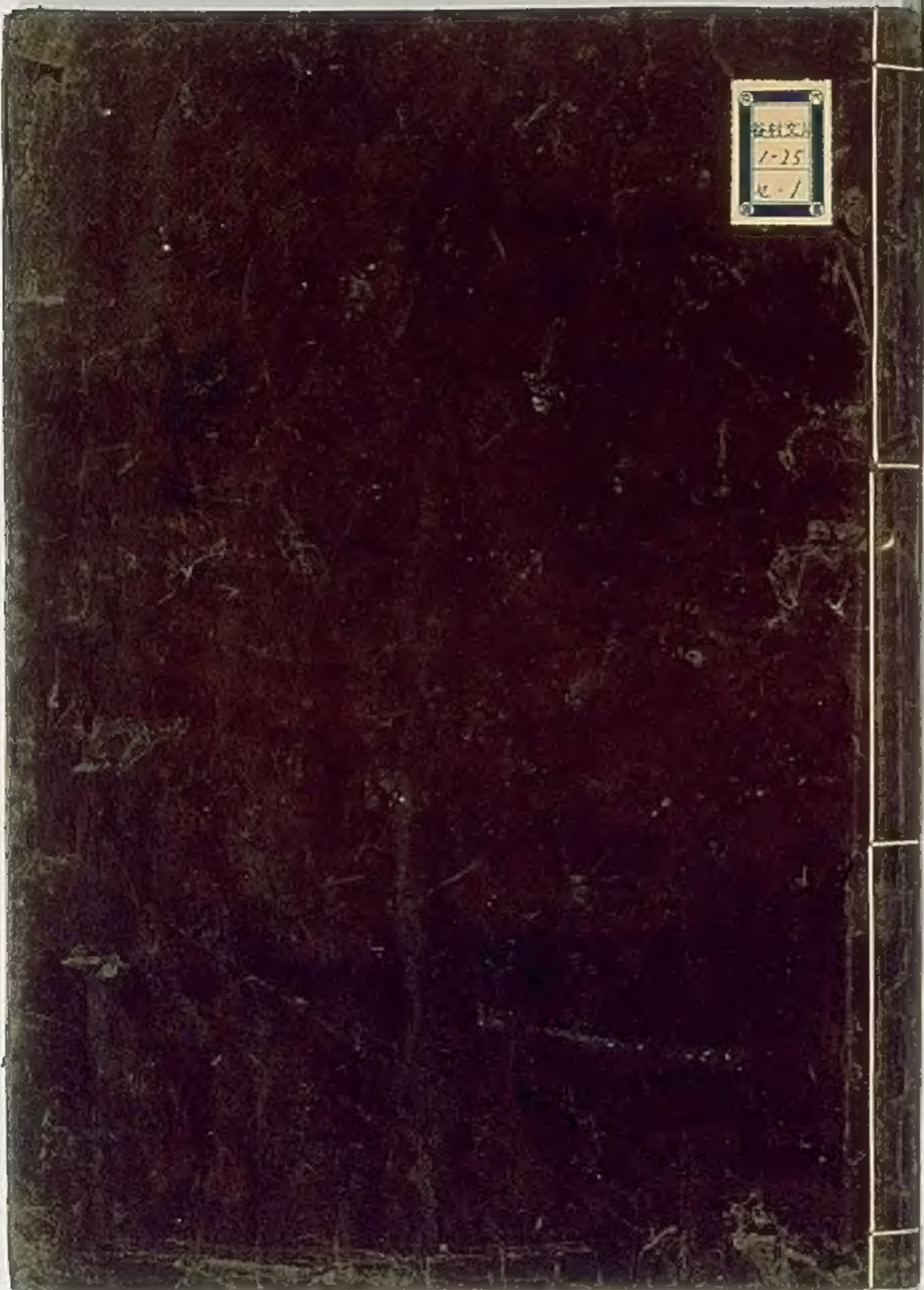


610t





535.17.9.1.

763768

禪儀外文集

祭文

德元哀奠卜書名又有一法義哀奠德元生
行我哀者其人受知病而哀逝者莫有久為悲
其德故備其山若沼毛莫食前也

山門

諸局

諸官

淨慈知事祭北禪

觀物初

我々南山殿于京畿主此席者皆太道師

猗欤我師尤加魁奇僧之鳳麟法之著龜



鈴鎚妙密波瀾渺瀰聲價彌天不羽而飛
奔走象龍擎動紳綏不即於人而人即之
歲在庚子時方告飢顙頤水雲見於色辭
師始莅此從容有爲割長助饌飽均衆緇
俯接方來愈老弗襄我輩質凡蒿輕鷄微
職茲東序叢林是毗乃趨乃兼或徒或違

前輩凋冷月殘星稀師又不留我心孔悲
淨慈頭首祭北磬
同

拙庵之門龍象雜還其猶喬林之產莫幹
偉材也當嘉泰嘉定間棟梁大法者後先
輩出分鏹爭道可謂盛矣師於是時把芻
闕影所在無三年淹力揚古風痛抑華耀

鈴王... 毛詩... 樂教... 師古... 帝託... 形師... 教同... 執同... 餘長... 音諸... 脩治... 盛則...

有過則餘有幾則廢真善知識夫豈易遭

奪我碩德哀及同袍何以祖之奠此溪毛

師今在亡南山月高

又祭道神曰祖人謂錢行曰祖道

小師祭北礪 同

螟蠅有子螺贏負旃祝曰類我久而背焉

我等蒙師鐫磨救某愚不可瘳喘與弗若

尚冀康強七百甲子執柯伐柯萬有一似

倏焉厭世其將何求彼蒼者天欲渡失舟

憶樂疾時隱几垂誨刻骨銘肌其敢失墜

心喪終慕眼枯心折文息失辭續淚以血

淨慈衆寮祭北礪 同

決擇大事在乎得師豈令時之独然亦自

昔若斯苟斯道之可尊雖萬里其從之躋
屨擔簦舛堂掘衣或側立而侍或北面而
咨或祛其惑或起其疑或破其執或奪其
機俾臻夫大休歇大究竟不知其孰爲師
孰爲資繫此道之在人古醇而今醜惟拙
庵之用拙奪妙喜之竹篋面至尊而對揚

出奇後書使手
從高祖處天下記
六出奇計

繫龍象之鞭笞師登拙門因拙出奇方伯

仲之話行邊時晦而遯肥正歲晚之寂寥

易遯卦上九肥遯無不利

忽麟祥而鳳儀鍼後學之膏肓肅前輩之

風規翻宗鏡之濤瀾發夜光之陸離一坐

此山七周星基春江白瀉自然相宜是皆

迫而後動豈如他人号借授而用費穰々

吾儕萬指影隨競虛心而扣擊何隻履之
翩其揖坐蒲之猶溫耿寒灯於總惟慈航
欵傾知津者誰笑死生之夜且繁扶桑之
輝々

衆寮寮痴絕
璨無文

佛法至密庵謹嚴續密如金匱石室過者

仰視後書項時
傳曰初見諸侯
入我門時行而
莫敢言

不敢仰視三傳至師暴白宣明若揭日月
天下皆得而見焉肆口說縱筆而書或辯
而放或徑而約謂其平易則斷崖絕岸不
容步趨也謂其峭峻則通途坦道不禁往
來也猗欤旨哉自先大惠以來未有盛於
師者矣是故六坐道場不足爲師重三奉

明詔不足爲師榮甫登徑山即入滅定不
足爲師惜雖然去年哭佛鑑今年哭老師
天下太老併哭之於暮月之內自是而往
眼中有淚其將爲誰哭歎吁

諸山

彦雪林

廣寸公年傳能石而出雲一合不葉潮而偏雨乎天
下者唯泰山耳巨側年爲屬按指爲寸四指爲屬

嗚呼雪林魁岸奇傑他山之雲膚寸具越

心期大方追配前哲昔聞黃龍怒嘆其血

寂寥雲仍幾致角折吾能起家自雷光掣

回視諸方跋々挈々山林城市如劍一快

握手謂予非子奚說歲寒之交無翕々熱

我雖心語公以意決云胡一灯捨我而滅

劍一快在劍陽
寒子自是吹管也
我自是吹劍者
有吹管三疏高
大吹亦吹管也
夫吹亦吹管者
我自是吹劍者
環子則微小

霜餘木枯乳竇峴絕撫公不膺涕淚嗚咽
一香薦誠求以為訣

天童辨山

肇淮海

嗟々辨山胡為而致然耶歲方周乎一甲
道將行而止傳闊雲黃之初步障金鰲之
百川千丈兮飛雪長庚兮揮天學懂々而

蘇軾車金一寺
言曾依鑑光中
性臨金鼓電白
上行

摩屬履蹇々而踟躕我扁舟而汎吳兄虛
谷以招延曾偈言之始徹忽訃音之墮前
風入林悲枿春到荆兮不鮮懍引釣於危
髮痼無膠而續絃錫寒在原淚傾澗泉

春到荆一奇
諸記曰有田
田東致分
前葉前
為國詩
曉馬惟

芝岩

同

亘萬古而獨存者道也閱一時之隆替者

人也人之存亡道之休戚餘領萬壽更來

著者四哭墳菴者三辨山宿草而大川塔

令又哭吾芝岩嗚呼々々道乎人乎嗟溜

々之學者向隅其孰為師門之有無非斯

人之為慟而誰與如他前荆楚志云人有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二天
下之賢者皆在堂上之故人不以其子為之慟

東谷先生文集卷之八 同

洞上一脉不絕如絲浮山受記程杵孤危

大陽弊屣投子補錐寥々南來隰州有師

道齊太白法浪天誓三世百年東谷傳之

得衆以寬待物以慈法幢六移厥聞四馳

凌霄之顛識君俊眉具大方附庸倚毗得

鹿同夢亡羊者誰我落南台六霜復西君

振東甬去臘來歸相逢一笑故吾已非世
相到頭霜雪不私指閣而言啓謀一枝大
匠不臨曷見翬飛末由也枝奚足稱爲冷
泉沸騰曾未及朞示病日深學雲淒其谷
空月明鶴怨猿啼繼以訃聞衆皆涕而頽
煙上浮莫寫我悲無縫落々高景巍々瞻

之仰之斯焉取斯

枯椿

同

道之難行其來已久繇世異與時移故跋
前而竟後觀在昔之聖賢不徇身之去就
鍾錦屏之秀又萬里之孤筇歷諸方而參
扣紛枝葉之凋落拔叢林之頽茂淒三處

而作雪卷十年而歸岫當柳暗而華明抱
松枯而柏瘦與石像之同龕遇金湯之賢
守叔一堂之冰雪刻翰林之錦線旣履真
而踐實宜望尊而彌壽陟致爽之宮崇寂
群蛙而雅奏謂典刑之尚存使正流而奔
湊亦千載之難逢又一朝之永謬烏乎哀

哉賊生死如屈信在老師而何咎悲擿埴
之索涂錯冥々之昏晝我與兄之相知自
凌霄而解后雖棲集於同條望孤鴻於鷗
鷺迨分席之東西每聽言於左右念留衣
而爲別重祖翁之授受嗟唇亡而齒寒極
痛心而疾首允也一蔬兄母三嗅

西江

同

臨濟圓悟十有一世馬駒踏入圓悟同記
大惠應菴出類拔萃兩家兒孫頡頏徧地
中更有關此菴佛智水息淳菴如器傳器
流至西江波瀾振起東甬三山滔天鼎沸
蝦蟹魚鼈飲者皆死息焉卷収竭枯見底

大地陸沈只遺隻履萬松風哀巖華雨浹
天喪老成叢林短氣惟我與師江淮風誼
近切隣輝遠同祖裔玉樹旣埋兼葭何倚
一奠告誠涕泗如洗

偃溪

珍藏叟

死至於公佛法可以言數矣昔趙州年至

一百二十時南有雪峯焉典牛年至九十
七時四海有妙喜焉公之壽既不及二老
又世無雪峯妙喜使予得見而師之令東
南幅員萬里欲求類公者予耳冷未聞其
人也佛法至是寂寥非數乎黃河赴海不
足喻予之淚秋風鳴籟不足泄予哀焉乎

介石

同

末俗住山尤貴黃紙造物界公共衰病至
既病之矣復遇歲艱當八面風撐百漏船
漫刺衒袖臨齋乞米驕兒索飯飢嗔飽喜
我行四方閱士如墻小智虛跨妄夫荒唐
宣紹命脉乾淳氣魄天慳地闕神盡寶惜

冷灰粟燄將曉景星泯滅甚易佛法晉陵
同時愛憎異世悲慨諸君不信有遺錄在
我作苦語模寫虛空浚盡血續夫豈爲公

雙杉

同

公力不能勝衣而于鎖無以喻其剛言不
以人移平素和氣
能出口而懸河無以當其辯奉身雖簡而

持律之法甚煩生身雖後而千載之前若
見脇不至席食不下驢履不蓋指衣不掩
厭痛大法之陵遲駕萬牛而獨挽其居菴
如常公之隱大梅其出世如東山之來雪
意不可則去之豈得失之爲患予掌謂提
而至松源音響爲之一變再變而爲雲巘

如張樂於洞庭之汙漫復變而爲胡部唱新
聲又流而爲巴歌里諺視古佛之語言信
巧拙之有間謂今人之過古人予未敢新
是而臆斷曩與公談常至夜半或頽頽信
攘袂復一笑而氷泮自七年之阻隔常意
寤寐之在眼念商確之無從望吳雲而面

涕洟尺書忽來透帟光爛何劍池之席未

溫而西崦之期已晚留別偈於將暝猶寄

聲而眷々吾徒失畏友叢林失俊彥萬里

驅車而失軸風濤盪舟而失岸初聞訃而

若亡復悲慨而扼腕世變愈下朋友道散

短綆者常忌汲深憑愚者靡受勸諫寒相

離而暖附面過譽而背訕聞公之言亦宜
愧汗知音罕逢從古所歎或鑄金以肖形
或琢石以銘贊恨二者之不能徒寫予之
中損一憂之或中損字見于後列

石溪

觀物初

十襲祖衣贖翁受而不傳堪其傳者誰欤

巍峨凌霄廼翁得而弗居終其居者又誰
欤惟公祖松源父掩室應見孫補處之識
乘折薪負荷之託傳其所不傳居其所不
居則從微至著出夷入險而終至於光明
煒燁又何憾乎傳衣集公輩飛半天曇華
其萎昌陽滿田則嗣其傳者果誰欤東西

之間阻衣帶水前書未酬今訃忽至慨宗
材之閒寥得不爲之一喟也耶

西江

同

於戲道之所行時之所繫如公昔年勸於
應緣埋光鏟彩歸伴老亮之隱悠然無出
山意時緣終迫逐之詔起公於南昌洊至

浙右由乳竇玉几而至太白躡佛智息鼇

曾大父故步而先後之非時使然耶豈圓

悟一泓湮微而俾公大振之耶於戲古佛

故家令時新規九仞爲山一簣猶虧自詭

全功時不我與掄材鼓橐方大有所爲而

隻履已翩然矣我問公疾語猶琅々轉眄

之間遺墨數行帳歸興之莫遏憶鄰燭之
分光冥々崦嵫曠々扶桑

古樵

同

石橋之門龍象餘幾孰世其家曰古樵耳
授受親密波瀾演迤有所不用々之必偉
東西諳歷文經武緯有所不作々之必幾

實浮于名王公欽遲挽之瑞世雲華聚藥

琴川何麓井々網紀鳳臺鐘阜金陵再至

上栢披榛金碧錯峙五處提持燁々燁々

繫予孤陋忝聯昆季敲磬宗猷琢磨道誼

患也予卹情也予起日勝日貧入泥入水

江湖相忘各徇緣徒愛我念我續々尺鯉

尚記脩門合簪碧沁雪夜擎燈暖爐棐几
對壘忘勸笑語疊々一別兩年影落海濱
訃音轉聞杳隔千里嗟々古樵止於是矣
化城之燈疇將續矣人物眇然將誰望矣
黍稷不陳饋厥糠粃吁嗟奈何付之一喟
亡耶存耶月透清紕

江湖

明晦室

繫無文

知進非難能退不易知難與易有道君子
師來東南位望方峙逾年謝去與病爲侶
視其進退如盈科水盈而後進有礙即止
我觀今世力挾貨取僥倖一得忍死不已

聞師之風其類有泚道之與時得此失彼
古猶病諸師手宜矣峨々鄭峯特立不倚
用舍進退曾不與是貽厥後人有此焉耳

暉石室

同

佛鑑諸子主立當世高明者如游如夏弘
達者如由如賜貌重而氣完行脩而德粹

至師則猶顏氏閔世無心嗜閑有味分半
座於五峯不期年而長逝則於乃祖破菴
實異世而同揆雖然破菴之歿後三十年
鼓行四方澤流天下者多其族類師之出
處死生蓋與乃祖太略相似矣後三十年
盛大光明者其相似欤不相似欤

雲大虛

才不與氣合不足以爲士學不與道合不
足以爲士具是四者而欲得志於天下雖
聖賢不能爲蓋天之所必惡人之所必忌
也太虛負才高明挾氣正太始而博之以
儒學中而參之以聖教終而約之以至道

故其發而爲文則渾而厚變而爲詩則雅
而正溢而爲駢儷則華而滋犯天之惡而
弗顧取人之忌而不恤是故佳山雖榮而
不貸其苦取名雖富而不療其貧涉世雖
艱而不緩其死由是而言食不知旨太虛
之鐘鼎也衣不及完大虛之文練也髮不

及華太虛之壽考也士焉若此可以爲士
矣我今巾峯翠歷江湖乃翁由是志徹九
天道行四海太虛居之不數月而遽以訃
告曰惡曰忌不施於翁而獨施於翁而獨
施於太虛吾又未見天人之能惡能忌也
雖然能貧太虛之身而不能貧太虛之道

學能蓄太虛之福而不能蓄太虛之才氣
能夭太虛之壽而不能夭太虛之詩文翁
之而愈張抑之而愈揚吾令而後知凡爲
士者惟恐天之弗惡人之弗忌耳犯惡取
忌太虛之勝天勝人者不在茲乎揚西湖
之清風挹北山之爽氣繪太虛於斯文落

遺哀於百世

草堂

同

蔚然盛年偉然令器如鶴之羸如驥之肆
賦之於天秋明春媚得之於人霜陵雪厲
十年出處奮不贖躡一襟才力挫不敵銳
半掬白雲四窓秋意與病對壘與死爲地

所喪者命不喪者氣所殞者身不殞者志

士生世間標準道誼群以千百得以一二

厄哉吾黨失此善類情之所鍾云胡不祭

雜祭

鹿門燈

洪覺範

維皇宋建炎元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

二十日特叙復僧某謹以茗果之奠敢昭
告于燈公禪師之靈是夜明安宗風續佛壽命
幾絕而存至師大振芙蓉東去隨至礪陽
如道吾智而有石霜定慧既化遷住鹿門
如青林度而繼新豐雖牧萬僧如數三四
觀其規模寶覺是似重和改元髮僧宮寺

櫛櫛之師包羞惜死諂諛之極遂拜黃冠
師笑視之泚其面顏蘇嶺之下室坊幻出
何以致之蓋其願力既孝其師又悌其兄
有光葢林不負佛恩凜然風神令成萬古
薄奠在盤淩落無所

五祖自老

同

古人尚有不短千載苟曰氣合何必面對
崎嶇遠來僥倖爲會坐未歡然師不少待
如人噬臍不及何悔掩淚莫陳意折心碎
十方現前去來無礙師豈真亡覩露如在

許先之

同

惟公於國盡忠於家盡孝豈特天資亦學

之効德富才高川增嶽秀荐登清華出摺

紳右用舍進退有命有義一弁而終料豈

及此聖恩不費五日而至公獨不沾陽城

陸贄嗟餘惹鄙於物多廷幸不終窮有公

知遇屋歸山丘舟逃夜壑寓詞一觴心折

涕落

舟移夜壑時大泉師史職舟人各藏山北岸謂之山北舟而夜半
有舟者自山北而來時者不知其言死生事一不可逃此語半
謂其以時自理在道心者有言也心之未成舟人其海正合其理
隱山北舟中謂之得新地也造仁力於舟而得

趙君

同

惟靈忠信叅敬耀於西州不爲無聞年餘
七十笑傲林立不爲無壽生有令子孤佛
祖流不爲無慶有一於此足以忘憂而况
三者兼有之耶茲山弗嗣麋鹿所游十年
之間百廢具修凡以令子德義之優故也

餘聞之鳥巢南枝孤死首丘彼亦何知能
思厥由矧輕勢急道超然獨立者乃肯爲
之羞乎嗚呼訃來萬里物故越秋等視閭
浮譬如一漚公之亡々非去非留薄奠告
焉世禮則由雖神魂竟無不知也尚能爲
之歆不

圓通秀

樞密蔣穎叔

方外之友唯餘與師念昔相見一語投機
師來長蘆我漕淮汴亦復交臂笑言熙怡
我論華嚴師爲品題陷虎機緣脫略徑畦
曷爲捨我先其往而蔬糗致誠庶其歆之

舟峯菴主

參政李邴

我初來泉塊然寡儔有謁于門曰老比丘
其出詩文鏘然琳瑯令洪覺範古湯蕞休
徐叩所有載籍兼收公才吏用孰與子侔
晚遇宗師針芥相投千山不憚一鉢孤游
才高者忌衆言所咻我獨不然旣拔其尤
金石不遷萬物波流佛法衰微裨貳相求

屈跡府縣僭若拘囚公獨先覺與道爲謀
再挽不出歸安巖岫我老落莫賴以忘憂
有疑斯講有唱斯酬胡爲捨我逝去莫留
白雲無郭明月無輶去來昨夢起滅浮漚
唯餘宰堵揭示千秋

參學祭佛照

簡北澗

嘉泰三年三月廿八四川西浙二廣七閩
江淮東西荆湖南北參學比丘某與諸比
丘衆炷香焚茶奉微供於賢之東菴佛照
禪師拙菴大和尚之靈於戲師之所自立
亦難矣哉方其舛應菴之堂則登東山而
小僧晚入雙徑之室然後登太山而小天

下妄庸醜正款群困折不可奈何而後已
卒能橫翔捷出縛虎兇鞭奄象搏扶搖跨
閭闔阜陵英主也曰兢々業々當如禪師
之言史真隱帝者師也謂其氣雄萬夫陸
放翁山陰耆舊也贊其話行四海非有大
過入一聖二賢曷以若此它日行輩鼎立

更迭而逝師則巍然獨殿諸老紛々晚進
競春爭妍秋新露零一掃盡於是時也方
擊阨之木蘭洲之宿莽凌霜厲雪以自怡
收卷波瀾一菴至樂忍死不敢寧居逸躰
令亡矣夫昧者謂其果亡矣有法門名無
盡燈冥者皆明々終不盡則師長在而不

亡尚何悲焉

鄉人祭璉壞衲

大江以南狂瀾日肆問其津涯罔知攸濟
障而東之聊資一戲時之所慕已則甚耻
時所弃已則爲羨煮五合陳荅千山翠夫
何道人相尋於五乳峯前萬杉雲際開古

叢林益侈乎昭陵之賜不動聲色咸自化
於顛沛造次酣熙淋漓沛然飽滿不知師
者爲誰誰爲弟子存乎中形乎外者真實
而已薰陶發生春風和氣翩然西歸此道
未墜康廬之陽兮萬竅畏佳番陽之東兮
月透清泚無乎不在與化終始

廬直院

噫蒲江公蚤蜚雋譽頡頏雲霄與與仲俱
翻水文詞九河倒輪拍肩過秦長揖子虛
駿騰渥洼翠峙碧梧訪孤山春濯西子湖
起我摧頽偕尋物初一笑分携九華絳悵
仲則先之釣天帝居鵬盟在公鴈足在書

契闊十年鵲行峻除復來澗陰策我故吾
蓬萊道山夜嚴漏徐種橘賦詩雪枝糝糊
黎明綉鞅入萊明廬潤色誥盤章明典謨
續雅簡繁命騷有餘用不及大澤不及敷
志不及行蘊不及據百身莫贖嗚呼天乎

妙明居士

惟靈之生惟一真實一真實外孰非長物
本之以朴守之以質確乎其心可卷非席
凜乎其志可轉非石乃於鄉評無意無必
而於宗黨非矯非激又於子孫衆多如一
獨於空寂投膠於漆昧者不知謂其按佛
佛不受接福豈妄得悠然獨見判然剖拚

寺起百廢橋飛千尺路險持平歲凶加恤
有餘是損不足是益起以勤勞享以燕佚
由圭之智陶朱之術暗合孫吳不師其跡
我萬里客一笑莫逆胡不百年交譬如失
酌此一觴爲鄉黨惜英靈不死爰昭爰格

同事祭勝維那

肇淮海

網維之司叢林禮法所自出者非江湖老
成無足以嚮衆之觀聽君任斯責歲序將
周可謂能事畢矣烏乎生死交謝昔聞君
誦之於人今見人誦之於君可不哀哉奠
以斯文誠見同列

百千壽之

烏乎唯君之初受氣剛大拔類超倫有能
有解見義勇爲誓疑著蔡塔寺之餘游方
之外一菴高卧包含法界脫屣掉頭曾無
留碍萬壽來歸一枝相待炉火再開雨林
夜對空諸所有免衆丁債金石可銷此願
不壞夫何一疾無色三昧踰七望八年孰

非邁歲晚天寒叢林凋瘵失此老成悵
何賴噫我與君出相行輩分義情深非同
交態顧影殘陽曷勝感慨矢祭以文對君
猶在

高輦院

天之生賢有物有則性純粹而中和氣剛

大而正直能潤屋而克家尤好禮而好德
惟存誠而濟物急飢渴如焚溺積厚愛於
鄉閭凡家感而戶激受天爵之既高漫乘
田而委職年方逾於縱心疾一至於此輩
在吉人之亡也孰不爲之痛惜我與公之
鄉契義不形於儒釋四十年之出處情每

同於休戚竟舍我而先之拊哀傷而何極
嗟有生之同盡亦猶今之賦昔原金鷲之
獅經松萬森兮自植涓日吉兮月良將安
居於北域倚南窓而息陰皦斯言而敢食
矢心以詞公毋我辟

印經略侍郎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欲我君子豈非天乎
堂々我公挺特魁梧無適無莫不詭不沽
臨危大節古有今無端委立朝汲黯見疏
保障兼流黃霸來蘇塵警雲南屈我壯圖
鄂城虺豕睢陽釜魚張亡許死我獨全郭
銘功書烈海竭山枯衷金加撰尺卷寸舒

還六陵居七日
五開飯去孤舟月
一飯之人與今

江滅澄清翮掉還吳惟帝念功漕領洪都
循墻至再天聽未俞荷蒙郡餉疊組重粍
胡爲不疾夜罄舟趨地不可扣天不可呼
造者孰是化者誰欤杞傾誰補疆圯誰扶
嗚呼嗚呼已夫已夫賴有王季同聽傳臚
婁更麾節萊旨鈞樞家聲益振可恤諸孤

惟我與公生同粉榆如墳如菴非墨非儒
出處憂樂寒燠不渝丙辰訪別四載之餘
江山莫阻歲月交書歸見菴村青眼雪顙
身雖向老義重如初豈謂死生只隔朝晡
生住異滅消息盈虛無用解空有浚隄如
君蒿耄饌奠比生芻二慟求訣絕後再蘓

大惠塔

珍藏叟

師紹興間語觸秦檜置之嶺海瘴鄉如居
甌率院內宗社有靈權茲自斃群龍擁金
錫之來歸六丁倒天河而解崇四碧眼胡
勤演端會神而明之千古無對機辯挾雷
霆峻奔邑名與泰華俱弊議之蚍蜉撼山

贊之太虛生翳一香奉々自訟自愧

尤木石

昔大惠師道鳴東南率先伏膺橫浦紫巖
繇是徧交渡江諸老鉤黨率連優游嶺島
至今微言皎若日星公忽開卷如暗得燈
遂登蓬山乃掌太史金鑒應制倚馬萬字

平生補衮用功深，群媚衆嫉獨天賞。
寶祐一疏，援經引義，申救大臣，惟有去耳。
疑公前身，即二張公，與大惠師所立一同。
末劫浮榮磨滅，誰紀晚節芬芳。公真不死，
公於大惠世異心通，儒喜誡佛，公愈推宗。
紫巖之銘過者，必式酷哉，秦火毀珠，隕壁。

公重感慨，代石再鐫著語，未了騎鯨翩然。
某疇昔親奉塵尾，霏屑冰座，墨妙堆几，倪
仰之間，事往迹陳，更幾百年，復生斯人。
參學祭無準
觀物初

年月日，徑山堂頭和尚佛鑑禪師，訃臨冷
泉江浙湖淮七閩二廣參學比丘某等率

長具饌馨煖滌茗拜手誓首而奠謹昭告
之曰東山之道如日經天五傳至師愈大
其傳英華眼活掣電機旋一音孤唱衆音
失妍如聞天籟如鼓猗絃宜以此道陳于
帝前帝曰俞哉微號錫旃奎壁之華照耀
雲煙沈々萬間冠冕絕顛一再新之丹明

碧鮮成於譚笑他人所難四方望師趙州
齋年合彼離此咸有賴焉孰謂象武而不
少延龍湫月落劔閣雲寒楷橫安在我心
惜之華金髮々其驪萬里非靈土供一脾
亦來諸門僧祭錢辰州々々々々々々々々
婆娑林泉旣方其裾空寂是安梵槩是趨

靜言思之夫孰使然以涵以育魚兮在淵
有來慶源々深流長富貴壽考乃理之常
駉駉華途揚々其鑣萬里非遠止於一朝
盛德不留百未一施豈惟門墻路人嗟咨
采々蘋蘩厥芳可羞誓徹我禪以資神游

史秘閣

忠獻再傳恭敬家嗣天球粹溫晚蘭臭味
寡於言笑謹於操履勲閥源委肯堂奮志
入大尹幕見于初試如泰山雲觸石而起
謂終作霖膚寸而止獨記慈雲婁挹玉峙
載色載笑接山林士感念疇昔一屈伸臂
轎車東來窈窕桑梓何以薦枕擷芳沼沚

英風凜然何終何始

陣古陣焚跡山林土狐念翻昔一居時替

禪儀外文集卷下終

人大年暮良干時結吸泰山雲歸古雨英

襄衣言英語外難尋燦爛朝夢貴堂舊衣

寬永二丙寅曆卯月上旬於四條寺町校正刊行

禪儀

片山寺

什物

